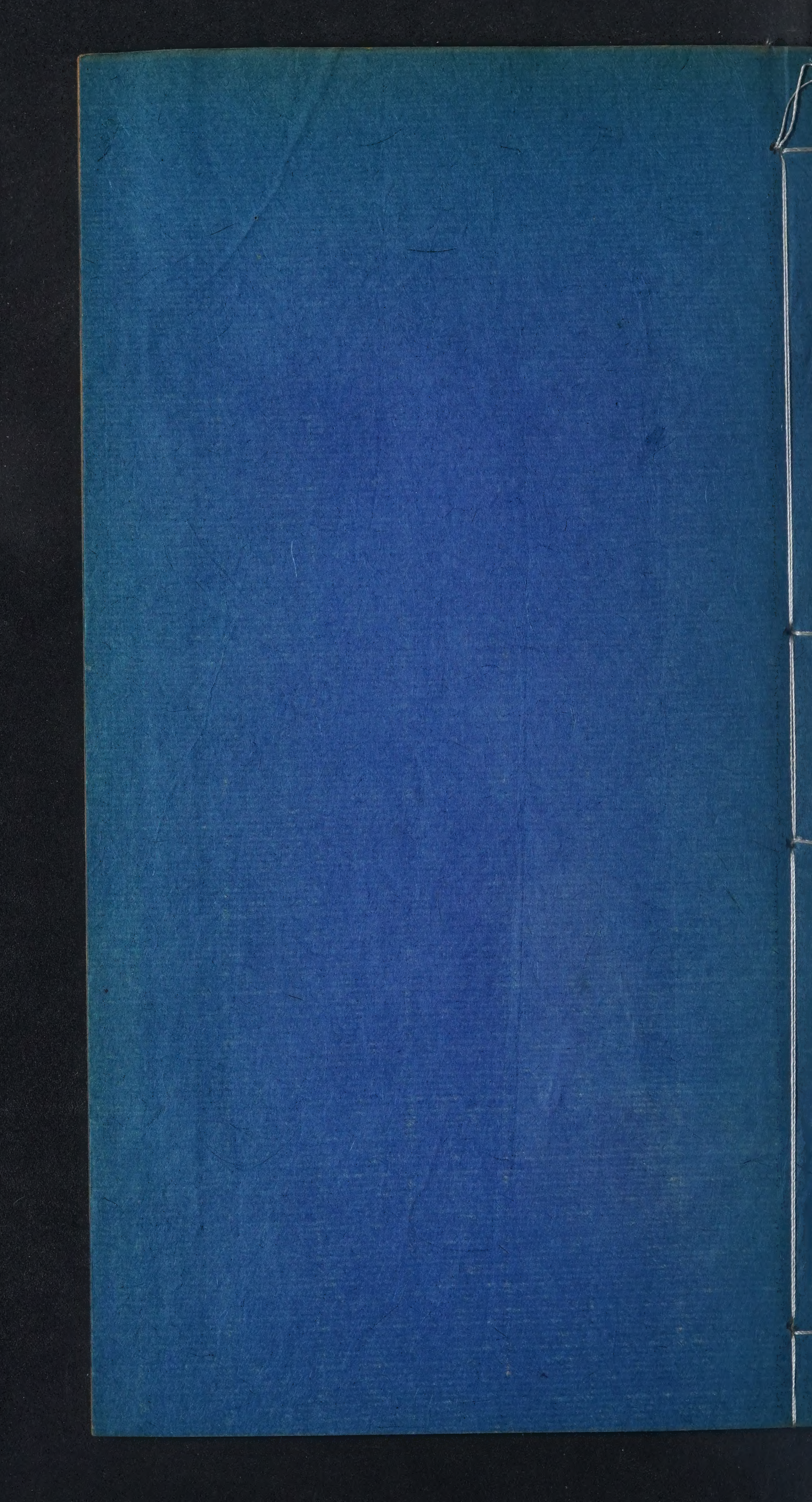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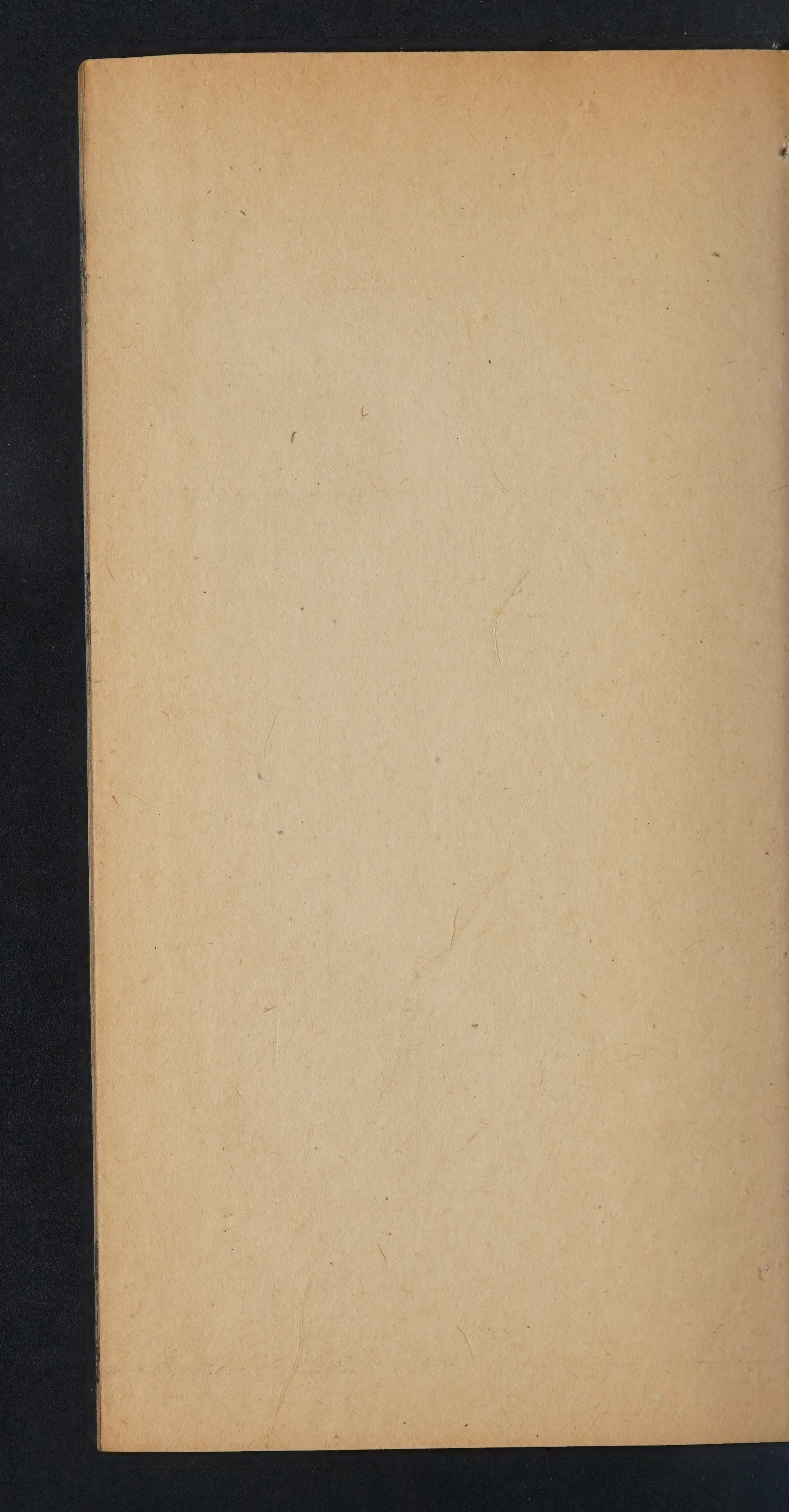








宋文鑑目錄

卷十二

宋文歸目錄卷十二終

竟陵鍾　惺伯敬父手評
古吳顧夢麟麟士父叅閱

黃庭堅苦筍賦

僰道苦筍冠冕兩川甘脆惬當小苦而反成味溫潤縝密多啖而不疾人蓋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以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皆得賢是其鍾江山之秀氣故能深雨露而飽風烟食肴以之啓道酒客爲之流涎彼桂班之與夢求又安得與之同年蜀人曰苦筍不可食食之動痼疾令人萎而瘠予亦未嘗與之言蓋上士不談而喻中士進

則若信。退若防焉。下士信耳不信目。其頑不可鐫。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鍾惺曰、清洌之味。沁人齒骨。熟讀可以醫俗。

黃庭堅上運判朱朝奉書

某再拜啓。某嘆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頗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祿祿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啓者。至以為强項而鈞愛民之名。談虛而有費務之冗。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已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裡。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衆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權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己。雖固陋。敢不勉焉。

鍾惺曰、委婉中殊占地步。山谷立身行已大可想見。

黃庭堅答洪駒父書

駒父外甥教授別来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来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稚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

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愼
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
千萬强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
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
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
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
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
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

[illegible]然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鍾惺曰此山谷讀書作文得力語也後學不可不知



陳仁錫曰確論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

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煩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鍾惺曰論詩文不虛悃諛議如此想見古師友之益○

鍾惺曰寫詩人寄慨之懷悲酸不忍讀

黃庭堅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攷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

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使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世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余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佀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

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弟坤曰。純用虛勢凌駕成文。而機趣盎然。

譚元春曰、字句之外。別有感傷。



黄庭堅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来苦眩不能思因而廢詩輙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鍾惺曰叙人品交情只一二語而悠然得其深簡澹之妙使人欣賞

黃庭堅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賢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閒。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予令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

茅坤曰入此一段文格不朽

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太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閔寒以撫孤折券棄責以撫貧冠婚喪塟以撫宗補畊卹斂以撫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樂然相視曰韓氏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為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他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寧為之哉雖然歌舞能聞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卹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

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裏澗朗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鍾惺曰、引富人入名教○楷詞難免不俗○却叙得清脫有致○始知天下有俗事文人無俗筆○



黃庭堅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㛐得跛奚蹣跚離跡不利走趍頼出屋檐足達户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悦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牵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年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楢槁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䙖不可運土簣不可當饋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編

鐵崖器古絶似焦氏易林

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烏呼皰奚前來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扳跙乎能與犀弭爭苐乎能與八駿馭駱乎能遂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闔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抖藪蔬茹留精黜觕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超濃如截肪煮餅泥注湯和糜勿投醯虀臼晚用姜怨漆不欲焦旋鮭不欲黄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灶水沃沸鼎斟酌鄉茗生薪必告饑豐脫食爬垢撩鬃滌楯弛杓喂獄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闘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夜枚栻鑷潔寢匙覆碗陶尾緣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杜化相當

鍾惺曰竟是一篇女範閨人皆宜知之不獨竣奚

日中事閒。浣衣漱襦跪織罷淨。謹補其初。素衣當白深衣增色裙襟爲舊紅螺蚶光挼藍杵草茅蒐橐早絲腹粉白無不嫺好燥溼處宁疊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千針下來喚鷄樓架撑恒閭闔閉護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猫齧鼎犬舐鎗鼠竊甑皆法之罪也春蠶二眠升簇自裏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籐葛蕉縫絺絡錫辣手作無有停時紾縴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烝扇涼蜜冰薰艾出蚊水盤去蠅米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赫飛鳥無得啖嘗目使幾少姆媪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烘搔癢抑痛炙手捫煉無事倚墻饑餒是作堂上號呼傳報代諾截

長續短皂准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敢奚對曰我缺於是猶金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怨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葛偶曰奇文刻書當與王褒僮約並傳

黄庭堅書繒卷後

少年以此繒来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觧書，故来也。爾肰未必能别功楷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有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鍾惺曰：看得俗字深肰，此中不俗之妙，正未易為俗人言。

黃庭堅題東坡像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汯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像焉○廖宜叔東坡年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鍾惺曰○旨趣深遠○有悠然見南山之意○

李廌謝解啓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何曾科目葢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覓官鄰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須入英雄之彀廌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葢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忌等丘山義

同卯翼。殘茲昧陋。有望亭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鍾惺曰、感今思昔。不勝志士之悲。

鍾惺曰摹寫貪夫入骨世之富貴人不愧

李鷹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眞務利幻其前而惧其後孰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害其悔而求安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近憯悼前志之未竟痛昔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猒務得患失皇皇愉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于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贏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魚鹽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蔵運籌筭而無遺策甘心于錐刀之間忍瘁于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濤壑貪夫狥富死而後止貧于貲者則

共言者有矣

曰吾老矣結知遇貫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躍鑠游闕庭而裝徊衢筋力強飲啗衰鬚鬢遲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殉貴奴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鐘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饔飧郭內之圃足以給蔬茹而未嘗求羨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声聞籍揚薦為礼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己門

孫鑛曰說至此方是真安老法

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耻于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于自售居士曰賢不可妄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雖起家郎於朝有曼倩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隈山水匯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歉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决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

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又安夫安之爲樂世
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于勞然後慮而求安及于
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
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退無妄
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鍾惺曰極其醜詆而不傷雅絶似子長

李廌悼東坡文

伏以端明尚書德尊一代名滿五朝道大不容才高爲累惟行能之蓋世致冒忌之爲仇久蹭蹬於禁林不遇故否遂飄零於瘴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罔不痛傷聞所未聞吾將安倣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illegible]所恨一違師席九易歲華豈圖生還遂有死別慕子夏築場之意冥馨哀誠誦晉賢行頤之文庶資冥福

鍾惺曰文雖短而情深語痛



鍾惺曰款語已說盡

秦觀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褊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

史為户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
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
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
八百莫不諳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
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繇得其實此所謂有舉
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
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
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
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肰而不敢發則與龔

壞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諉悠莫敢援之以進牽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謂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

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不與國相終始。其間建功立業。彪炳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顧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夫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唐順之曰。君臣嫌疑最害事。此論甚暢。

秦觀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審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畧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

侯等如發蒙耳繇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斂妙自然亦此實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竊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

播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謬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退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謹御之〻升黜取其大節而畧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裨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任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寵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畧乎畧其小過則成

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愈病固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惟罷有遠邇才有修短大抵縉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爲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鍾惺曰人主罪逐諫官非盡不知其忠已也蓋事出私欲之心萬

萬不能從而言者深觸其諱此時雖知其忠已亦不得不怒而罪逐之也罪逐無詞非求其小過將何求哉此論畧其小過寔為得要誠畧其小過則諫官無罪逐之路矣

